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美 國 革 命 史

(二 十)

特 勒 味 連 著

陳 建 民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國革命史

(二十)

特 勒 味 速 著

陳 建 民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史命革國美
 冊二十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鎮

原著者

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

譯述者

陳建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昌權
 殷師竹
 孫惕庵)

目錄

- 第一章 茶稅 英國對美之政策 殖民地總督 英國與殖民地之社會狀況……………一
- 第二章 約翰亞當士 卞雅明佛蘭克林 喬治華盛頓 殖民地之忠順與繁榮……………四一
- 第三章 叛逆罪移轉管轄 波士頓之軍事佔領 商務上與財政上之困難愈甚……………七九
- 第四章 英內閣 倍克與民黨黨員 查理詹姆士福克斯……………一二一
- 第五章 佛蘭克林及其信札 刑法 馬薩諸塞所採取之行動 各殖民地相與提
攜……………一六七
- 第六章 一七七四年之總選舉 冬季開會期……………二一一
- 第七章 國王與查坦爵士 福克斯大顯身手 美洲之漁業……………二三九
- 第八章 安麥斯特與給治 馬薩諸塞代表大會 戰事迫在眉睫 勒克星敦……………二六九

- 第九章 波士頓之包圍 班克山……………三〇九
- 第十章 包圍者 駐屯軍 海戰……………三三七
- 第十一章 華盛頓 多徹斯特高地 亡命者 豪氏退出波士頓……………三六九
- 第十二章 英國政治上之不滿 效忠疏 和平解決之最後機會……………四一五
- 第十三章 赫斯人 國會會議……………四四七
- 第十四章 喀勒敦在加拿大 豪氏之軍隊……………四八七
- 第十五章 代表大會 戈登牧師 省政府……………五二三
- 第十六章 賓夕法尼亞之革命 常識 宣佈獨立……………五五一
- 第十七章 華盛頓在波士頓 華盛頓之紐約軍隊 美兵……………五八九
- 第十八章 克藍角 豪將軍在斯塔騰島 戰事之穿插……………六三七
- 第十九章 長島 紐約與哈爾連姆……………六八五
- 第二十章 白平原 法爾庫島 威斯特拆斯特之忠良……………七二一

第二十一章	華盛頓礮臺 經過稷西 居民之受苦	七六三
第二十二章	查理李 陷於窮境之革命	八〇五
第二十三章	羅爾與豐多諾普 特稜敦 普林斯敦	八四七
第二十四章	懸慮英國之自由 報紙 北英與南英	九〇七
第二十五章	倫敦市 國民與戰爭	九五—
第二十六章	人之談論 當代之史家 小冊子家 和平之請願	九八三
第二十七章	殖民地之教會 美洲主教問題 革命時代之教士 最後之解 決	一〇三一
第二十八章	特稜敦後 戰時總督 代表大會與各州議會 軍需之缺乏	一〇八三
第二十九章	外國軍官 忠臣 華盛頓在摩里斯敦 密德爾布魯克	一一一九
第三十章	柏圭因之軍隊 柏圭因之佈告 斯開勒與蓋次 泰昆得洛加	一一四九
第三十一章	愛德華礮臺 美洲森林 本寧敦 斯丹威克斯礮臺	一一九三

第三十二章	斯替爾窩忒	俾密斯高地	薩拉托加	被違反之盟約	一二二七
第三十三章	拉斐德侯爵	白蘭地淮因與寶利	日耳曼敦	德拉瓦河之爭奪	
	戰				一二八七
第三十四章	英人在菲列得爾菲亞	鐵爐谷	不滿之冬令		一三四三
第三十五章	經春徂夏	菲列得爾菲亞不能固守			一三九七
第三十六章	卡來塞爾委員會	蒙穆斯法院村			一四三三
第三十七章	歐洲輿論	刷則爾	味真	塔哥	一四六五
第三十八章	波馬社	普魯士之腓特烈	佛蘭克林在巴黎	法國條約	一五〇一
附錄					一五五三

第三十七章 歐洲輿論 刷則爾 味真 堵哥

尤爲嚴重之消息罕越大西洋；美國方面之近事倫敦未嘗詳加研究，而其全部意義只有少數智士知之。柏圭因初次之勝利，豪將軍在白蘭地灌因之勝利，與菲列得爾菲亞之陷落皆曾引起希望。薩拉托加之大不幸令人失望，且幾於令人驚惶。但克林敦爵士之退至紐約爲全部戰爭中最有意義之事者，未嘗引起英國社會之注意，尤少引起報紙之評論。

當一七七七八年暮春與初夏，一週復一週，一月復一月，吾英之報紙所載之德拉瓦河戰事消息至爲有限，因英人之心已爲必須即刻注意之問題與近在本國海岸之危險所亂矣。晨報與晚報之紀載蒙穆斯法院村之戰爭論，詳盡尙不如其紀載肯特柯克草原（Cox Heath）所創以防法人侵入魁民軍兵營之模擬戰。迨七月杪，焦急之民衆得聞蜥蜴岬（Hizard）外有猛烈之射擊。（該段新聞謂）「昨日有人傳言開伯爾上將（Admiral Keppel）於大戰中敗北，但望此訊不確耳。」

(註一)戰事之謠傳或亦過早；當真正發生之時，又稱英國勝利，雖在吾英海戰史中乃最可憐之勝利；然而吾人儘可相信當此類報告喧傳各處之一週中，人皆不注意英兵之退出菲列得爾菲亞，或惋惜英兵之退出菲列得爾菲亞也。

在過去兩世紀間，值多次危險之時期，英國之外交政策與戰爭政策成績甚佳。伊利沙白皇后於荷蘭聯邦極端困苦之時，贊助荷蘭聯邦以抗西班牙之自私與暴虐。克倫威爾爲正義、人道、與宗教自由干涉大陸事件而有確定之效果。威廉第三始終從事之戰爭，與後日後所引起而由馬爾巴羅實行之戰爭，皆爲保護歐洲弱國以抗路易十四毫無顧慮與不能滿足之野心。誠然，喬治第二代之兩次大戰，乃由英內閣以不純正之動機實行，而在此不純正之動機中國家之自私確佔一個位置；但就此兩種情形而論，一種光榮、慷慨而又無私之思想，亦曾支配大部分英國人民也。此種思想確曾於一七四二年與後此五年間喚起吾人祖先所爲之努力與犧牲——巨額津貼由倫敦匯往維也納；特廷眞光榮之勝利；茲特訥尤爲光榮之敗北；馬丁司令官分艦隊之拜訪那不勒斯灣，而此乃根據大保護者之精神與形式設想而兵不血刃得告成功之偉績也。在此次劇烈鬪爭之中，吾

英人士主要之思想在使少年皇后免受侮辱與劫奪，並防止均勢因奧國之滅亡而無法補救也。至於查坦之戰爭曾於美洲與東方爲帝國取得廣土衆民者，在歐陸上實具大公無我之冒險之外觀。英國軍隊作戰忠勇而克奏膚功，而英國之金錢絕不吝惜以固普魯士之手腕以抗多年來共謀毀滅一小隣國之諸軍國之最有力之聯盟。（註二）

此類可以注意之事件使英國較近代任何一國所佔之地位爲可喜；且若欲於歷史上覓一類例則，只可於雅典拒波斯之侵入後與開始威脅其希臘同盟以前之名譽與聲望中求之。當七年戰爭結束之時，英國在歐陸之勢力可謂大矣；其在大海上之勢力莫之與京；且連同此類利益，英國尙設法保留大部分之善意。英國既如此常爲他人之故抽刀而又抽得如此之工，結果歐陸上曾受英國保護或解救之政府，皆不吝英國在世界之遠方創立或佔領之省分或殖民地。

「朕將優爲之；

吾民愛朕，而海屬於朕；

吾之權力如月方升；而吾之卜者

謂朕之權力必將全盛。」（註三）

一七六三年巴黎和平條約簽字後之英國儘可將其自身最大之詩人之詩句施之自身。爲若干國畏懼或厭惡，受他國之愛戴，英國在各處皆荷人尊敬、贊美、與仿倣。而最注意英國者又莫如英國昔日最可怕之敵人之首都。（吉本於一七六三年曾謂：）「克倫威爾所希望者，今已成爲事實矣。英人之名在巴黎所引起之思想大如羅馬之名於漢尼拔戰敗以後在迦太基所引起之思想。」比較浪費之法國貴族模仿吾英簡樸之服飾，吾英不甚華美但較爲迅捷之車輛，吾英之紙牌戲，與吾英遊戲用具，以及吾英跑馬場之切口，——但使法人能操之焉。其中性格較爲高尚而意志較爲堅強者，則嫉妒英國當日之個人自由與負責自治政府，與努力而有價值之公共生涯所有之機會。（佩利哥德某大家之支裔曾謂：）法國少年貴族之驕傲因其自身之地位與海峽外年齡及階級相若之人之地位有所不同而大傷。「吾人之心注意英國貴族或下院議員之尊嚴，獨立，與有用，而又重要之生活，以及英國每一公民所享之自由。」（註四）

此乃英國傲然佔據之高位；而國家之偉大之一種必不可少之條件，即人類注意所集中之大

國必須留意其國內外之行動。小國之政治可善可惡，其大臣或其皇帝可以廢立，其憲法可以改革或推翻，而不至引起境外人民之注意；但領導全球之民族之政治，則經全球認為趣事而注意。個人政治上重下輕之組織——喬治第三假手標特，格刺夫敦與挪兒斯從基礎處建築者——乃歐洲每一首都都有識之士所共注意之一種現象。但非所共愛好之一種現象。英國所有真正之友人與若干高尚之敵人，深惜吾英統治者之精力乃盡用以追求無價值之目的，而目擊彌得爾塞克斯選舉之瑣事時不禁爲之扼腕嘆息。夫一民族曾挫法蘭西與西班牙，保護德意志，征服加拿大與孟加拉者其政府乃年復一年耗其效能與信用，以與國內備受虐待之一郡之投票者爭持不休，洵屬不幸之現象。前此英國自有缺點與不幸；但自一六八八年以來，在世界各國之中只有英國受強者統治，而此輩強者藉其辯論上之力量，其有價值之公務，以及國人對於彼等之能力所爲有利之估計，遂能盤據要津。然而今日之情形已非昔比。第二流或第三流之官員，今則兒戲國家之幸福與榮譽；至優秀分子因非國人所容受遂不得仕。倍克，查坦與薩維爾爵士一類愛國者與政治家皆先後失業；而英國乃由桑德威克與李格比，衛茅斯與澤曼爵士一類小人統治焉。

此種不幸之事態，因查坦爵士在宮中失寵，遂為全歐所注意。該前大臣，其偉大之天才，曾令法國匍匐於英國之階下者，乃英國公民中最受歐陸注意之人；而此種情感，以在法國為最顯著。法國社交界人物，輒包圍英國之旅行家，使其敘述庇得之軼事，或庇得最近演說詞中最精彩之語句，倘竟夜有庇得之親友或其國會中之同黨在座，則巴黎之客廳必有人滿之患。查坦爵士所負演說家之名譽，以尉爾克斯糾紛之最後數場與美國戰爭開始之時為最偉大。查氏此時零篇之演說，尚未湮沒；而其雄辯之範本，當其仍極新鮮之時，即經粗知吾英文字之人隨意徵引與熱烈贊美。今則於其名譽極隆之時——當其智力與體力最為充沛之時——彼乃因毅然擁護英國國會之獨立，遂無機會統治本島，並設法使其所擴大之殖民地帝國得免分崩離析焉。（註五）

美國革命發生前數年，英國在國外之勢力因其內部政治之腐敗大為削弱。今則於國內七年稅政與民衆不滿之後，新統治方法且發生離間吾人殖民地之結果。關於此一問題，只有一種思想為每一有理性之外人所共有，且經解釋歐洲思想之法國作家用尖刻之文字為之表白。摩勒方丈 (Abbé Morellet) 函告設爾本曰：「貴國大臣未嘗察及當奴使並毀滅美洲之時，彼等實耗盡財

富與繁榮之來源英國可常佔其一大部分者；因此乃一母國與一同種同文之殖民地間之自然關係之結果也。此輩大臣有類地主，爲主張無多利得之名義上之權利起見，乃對其自身之佃戶作戰，沒收其牛馬，焚燬其倉廩，結果其農人此後不能耕田，不能付租。『誠然，卽在今日偶亦能於一國或他國覓一作家承認挪兒斯爵士內閣之政策公平而可稱贊者。但當茲事實上正在進行之時，吾英境外所有之文明世界皆認此政策錯誤而愚笨；而對於事件之結果有影響者，乃當時人士之意見而非後人之意見也。

無何宣佈獨立。原人類有一種天性，卽信人有自知之明，且甯承認彼等之論彼等自身而不肯承認他人之論彼等。當美洲挾舊大陸之公文所無之一種強硬主張自身在國際間有一種獨特之地位時，全歐各國大半皆信其所言，且承認美國得爲其自身之命運之公正人與其自身之將來之支配者之權利。美國於其宣言中提出之要求不久卽以武力實現之焉。英國三度竭其全力以征移民，而三次戰役皆受美人猛烈之抵抗。第一次作戰，英王喬治失去波士頓；第二次作戰，其德國補助兵大敗於特稜敦；第三次作戰，則一軍被俘，他軍不得不退至紐約。前此所謂戡亂今由外國批評家

觀之已變爲侵略人國矣。今茲之戰爭不復經人視爲內戰，而經人視爲一種征服戰爭；而征服只有於征服者間得人贊成也。（註六）

曩者英人經其他各國視爲近代最聰明之民族。一百五十年來勇敢之拓殖，與七十五年來極其成功之戰爭，使英人得佔地球外方值得保有之所有土地。其行爲具有本能的常識，而又依從一種寬大與健全之經濟之法則。其所經營之大事業皆其力所能爲，而所得之報酬卽足以償彼等於緊要關頭絕不吝惜之公帑支出。但當茲海宇昇平之時，當茲空前繁榮之時，彼等乃與其自身之帝國之一部分從事一種內戰，——一種戰爭有十字軍之愚昧而無十字軍之虔誠，——其結果必在未來者，無論其最後採取何種方式，勢必害及英國。英國民族一向所負慎重與聰明之盛譽，在歐人眼中業已消滅；且吾英國人尙拋去一種利益比較其爲歷史上最聰明之民族之利益尤有價值者。獨立之宣佈令歐人心中發生一種非常之衝動。傑約遜氏高尙與熱誠之詞句以新奇動聽之語調傳佈德法兩國。封建社會中被壓迫而無特權之階級，已臻一七八九年之暴亂，與推翻半世紀以內者自隔洋稱贊彼等自身祕密之希望與暗中之同情之宣佈。在前此戰爭之中英國無不保護弱者，

且主張公共之自由以抗一國之濫用權力或數國之與同陰謀；但今則從事欺壓一羣共和國之政治，生命，由歐洲觀之，而此一羣共和國之有權利自治一如瑞士之郡也。英國此時已失去世界之尊敬與同情；且不久即知尊敬與同情乃最有價值之軍事財產爲國家所深賴者。

美國戰爭中若干事件——強迫歐人注意，且就若干方面而論影響彼等之舒適、安全、與商業利益——使彼等愈不贊成喬治第三之政策。比較強盛與自尊之政府無不責備德國君王出賣軍隊以與吾英作亂之殖民地交戰，同時所有平民，與所有真正之兵士皆震於此種交易所不能免之暴虐與殘酷。『安斯巴與貝琉斯之團隊於奧克森福特（Ochsenfurt）上船；且如此擁擠，其中多數入夜只能豎立而不能偃臥。吾人唱贊美歌。且作祈禱。翌日多數兵士顯欲拒絕，下士即奉令採用鞭刑迫其服從。後且對不滿之人開火，結果傷者達三十人焉。』此非政治煽動家之所紀述，乃一毛瑟槍兵之所紀述，而此毛瑟槍兵在後期美國戰爭中爲英王服務至爲勇敢，且毫不勉強也。（註七）夫此類景象，發生於歐洲大道與可航行的河之河岸，而又適當其自身之境內和平之時，自使安分與仁慈之公民感覺憐憫與厭惡。安斯巴之方伯奉令戡亂。即護送其軍隊至登舟渡美之海口，且有人

紀載彼於歸途之中曾爲每一荷蘭市鎮之公民所嘲笑云。

陸上之情形如此；就海上而論則美國戰爭立即引起諸大問題，而此諸大問題立即變成與大火相去不遠之物。英國與其殖民地間數目至巨，增加不已，與非常有利之商業之突然全滅自引起外國製造家與外國船舶所有者之貪心。戰爭需用品在美洲之價格立即暴漲；且若作亂之殖民地無硬幣以付此價，至少亦有維基尼阿菸草可以輸出以代替金銀。多數新英格蘭水手在前此戰爭之中曾充英國艦隊之船員者今皆在劫掠英國商務之私掠船上服務。遠方大規模之私掠苟非私掠船主能覓得一口岸以售其私掠品則不能實行；而此類口岸在西班牙與荷蘭之歐洲領土或殖民地者不久，即經地方當局默許而可供美國海賊之用。在此類狀況之下，英國當局即隨意解釋規定海上檢查權與海上封鎖之實行之法律。英國當局大行擴張軍事品之種類；而彼等對於中立國商船所享之免查權所下之嚴格定義，使於英國船隻而不便於荷蘭、丹麥、斯堪的那維亞或俄國之船主與艦長。英國在各方面皆從嚴實行其海上權利之極端論；而其所參加之世界競爭之性質又屬如此，結果英國實無法任此權利寢息也。